

为何称“鬼子”为“太君”？

孙雪梅

内容提要 在现代汉语中，“太君”一词多被用于称呼侵华日军，有时亦泛指日本人。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使用“太君”一词时，一般具有“长官”之意；从“太君”的发音与使用情况来推断，该词乃抗战时期日本人所使用的“大兵中国话”中“大人”(Taijin)一词的音译。用“太君”二字作为音译的对应词，体现了殖民统治下侵略者与被奴役者之间地位的尊卑。应该说，抗战时期所用“太君”一词，乃日本殖民文化的产物。

关键词 太君 日军 日本人 大人 大兵中国话

“太君”一词，在中国虽古已有之，但近代以来中国人所用该词的含义，与古之用法可谓风马牛不相及。在近现代汉语中，“太君”多被用于称呼侵华日军，有时亦泛指日本人。这一点，中国人大多知晓。笔者自10余年前写作《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》^①一文时，就对时常闻见的“太君”一词充满好奇，并咨询过许多学日语者：称呼日军的“太君”一词是中文还是日语？他们或犹疑不定，或猜其为日语。其实，日语中并无该词。此外，笔者亦曾就此请教过可称之为“中国通”的日本人，他们或没听说过该词，或表示不知其因何而来。到目前为止，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有三篇。^②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语言学及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，“太君”一词可能来自日语的“大人”“大君”或“队长”。对此，本文在考察“太君”之具体应用的基础上，从历史发展、语言流传及文化心理的角度，辩证“太君”乃抗战时期日本人所使用的“大兵中国话”中“大人”一词的音译。^③

一、“太君”的应用与流传

近代以来，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通称是“鬼子”，但“鬼子”一词是不能当其面使用的，当面要像日军所自称的那样，称其为“大日本皇军”或者“皇军”。不过，中国普通百姓在面对日军，尤其是

① 李卓、高宁：《日本文化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10页。

② 参见苏明顺的《对“太君”一词的考证》（《日语知识》2000年第2期）、袁颖华的《对“太君”一词的再考证》（《日语知识》2000年第5期）和金星的《由抗日影视剧中“太君”一词引起的语言学思考》（《文教资料》2012年第25期）三文。

③ “大兵中国话”的日语是“兵隊支那語”，这一用法源自竹内好。参见安藤彦太郎《中国語と近代日本》、岩波新書、1988年、15页。

在指称个体时,还会使用“太君”一词。本来,“太君”是中国古代官员母亲或妻子的封号,这一用法始于唐朝。《事物纪原》卷一记载:“唐制四品妻为郡君,五品为县君,其母邑号皆加太,君封称太,此其始也。”^①《宋史·职官志十》中亦记载了大臣母妻的封号:母封国太夫人、郡太夫人、郡太君、县太君,视官阶为次。^②后来,“太君”也被用来尊称他人的母亲。广为所知者,历史上有宋代的佘太君(其本姓折,后误传为余);文学作品《红楼梦》里有贾母史太君。显然,古代所说的“太君”与军人、日本人是毫不相干的。那么,抗战时期中国人所说的“太君”一词究竟由何而来呢?要弄清这一点,首先必须从该词的实际应用入手,找出其应用对象及所要表达的含义。

“太君”一词,主要是通过抗日题材的文学作品与影视剧而广为人知。在小说《平原枪声》中,有这样一段描写:

“欢迎皇军,八路已经跑光了。”杨百顺说。

翻译官看了看他和红牡丹的穿戴,早已明白了八九,转过身去和一个骑在马上的一名日本军官说了几句话,又对杨百顺说:“太君说你良心大大的好,前面带路。”^③

很清楚,这里的“太君”是指日本军官。

而小说《据点》中出现“太君”的场面则是:胖监工被伪军打了之后,爬起来就往炮楼里边跑。站岗的日本兵用枪拦住他,喊道:“混蛋,外边打去,打够了再进来。”胖监工作着揖说:“太君救命,太君救命!”^④此处的“太君”,指的是日本士兵。

归纳起来,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中所使用的“太君”一词,无非是用来指称日本军官或日本士兵。这些作品虽完成于不同的年代,反映的却都是抗战岁月。其中所出现的“太君”,从形象的塑造到语言的运用,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有不少我们还耳熟能详。

此外,那些曾在日军铁蹄下生活过的人,对日本的侵略有着切身体会。从他们所亲历的事件中,也可以看出“太君”一词在当时是如何被使用的。

见证1——龙爪惨案(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):那是1935年12月的一天……日军翻译问大家见没见到抗联,说出来皇军有赏。有工人说抗联从没来过,“太君”说工人说谎,又一个个追问。^⑤

见证2——原河北定州北疃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李德祥回忆说:1942年5月27日,鬼子问我:“你的良民?”我点头,“太君,我的良民的干活……”^⑥

原本只用于称呼日军的“太君”一词,后来还延伸为对日本人的泛称。关于这一点,生于1923年的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屈传芳,在回忆中谈道: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是高于一切的民族,在“大东亚共荣圈”内日本和其他民族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,凡是日本人你都得叫他“太君”。^⑦

时至今日,我们仍能看到或听到人们用“太君”一词来指代日本人,只不过其形式往往是用来开玩笑或讽刺。如《讽刺与幽默》曾于2005年6月24日刊登过一幅题为《太君,都怪我管教不

① 高承撰,李果订,金圆、许沛藻点校:《事物纪原》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31页。

② 脱脱等撰:《宋史》第12册,中华书局1977年版,第4084—4085页。

③ 李晓明、韩安庆:《平原枪声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,第90页。

④ 邓友梅:《“猎户星座”行动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246页。

⑤ 孙邦:《伪满社会》,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,第246—247页。

⑥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、北京青年报社:《我的见证——200位亲历抗战者口述历史》,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,第62页。

⑦ 齐红深:《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》,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,第227页。

严!》的漫画。该漫画的文字说明是:“最近,台湾民众接连受到日本的欺负,而台当局却不为民众做主。这种亲日态度使台湾百姓愤怒异常。”^①该标题中称呼日本人为“太君”,这一用法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。在现实生活中,人们对“太君”二字的使用还是很敏感的。如《市场报》2006年10月20日报道:“太君”……这个日本侵略分子的称谓,近日却被广东东莞一保健品商贸城公然命名为市场的名字,而且还高悬牌匾,引起了当地市民的强烈反感。^②可见,在人们的印象中,“太君”一词是用来称呼日军或日本人的。对中国人而言,这个词本身承载着一段屈辱的历史,所以即便是在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,“太君”一词的使用依旧不可造次。

二、“太君”的出处

总的来看,“太君”一词作为对日军的一种称呼,虽主要出现在有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内容的回忆与文艺作品中,但追溯该词的出处,还应该从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历史谈起。

自1904年起,日本即在其占领的旅大地区进行奴化教育,强迫中国人学习日语。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,更是将日语称作“国语”,学校教育中则强行以日语为通用语言。虽然当时东北地区的百姓中,流行着一句“日本话不用学(xiáo),再等三年用不着”的顺口溜,但面对现实与生存的压力,人们不得不学习或使用日语。当然,在殖民当局的有关政策与利益的诱惑下,也不乏主动学习日语者。因此,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,东北地区的许多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会些日语。在此期间,还出现了大量的“协和语”。所谓“协和语”,就是1905—1945年在东北产生的一种汉语和日语杂糅的语言变体。其特点是内部夹杂大量的日语词及生造词,存在着大量的汉语和日语语法杂糅及汉语规则遭到破坏的现象,如照搬日语格式,将宾语前置等。^③但是,“协和语”中并无“太君”一词。既非“协和语”,又非日语,那么用来称呼日军的“太君”一词究竟出自何处?

为了得出确切结论,有必要对相关的日方材料予以检视,笔者就此查阅了一些日军战场记录及当时在华日本人的回忆等资料。

迄今为止,仅在两份日方资料中看到有“太君”的记载。这两份资料分别为关屋宏行的《青春至死 决断》和矢泽新五的《这条命大概不会活着回去 支那事变的回忆》。^④其中的用例多为中国百姓和汉奸单纯地用中文喊(或说)“太君”,如“太君”“矢泽太君”“浅野太君、坂场太君”等。^⑤出现日本人使用“太君”的例子只有一处:「松尾は威気高々と『ウワイ、現在太君說話了、要記念品拿来的』」(松尾趾高气扬地说:“喂,刚才太君说了,让你拿纪念品来”)。^⑥松尾乃日军翻译,上等兵,据说曾在北京学过中国话。^⑦从上面的例子来看,松尾作为日军翻译,其中文似乎还不够地道,语法和发音都有问题。比如他说的中文“記念品”^{チーニエンピン}被中国僧人有意或无意地听成了“洗

① 张耀宁:《太君,都怪我管教不严!》,《讽刺与幽默》,2005年6月24日,第2版。

② 王松平、刘建国、曾剑伟:《一市场叫“太君”引争议》,《市场报》,2006年10月20日,第16版。

③ 参见王文襄、熊瑞隆《殖民语文政策的怪胎——简论伪满“协和语”》,《汉字文化》1990年第2期。

④ 这两份资料承蒙吴京昂先生慷慨惠赠,在此特表谢忱。

⑤ 参见关屋宏行《死ぬまで青春 决断》,文艺社,2001年,271、282页;矢泽新五《生きて帰れまい この命 支那事変の記憶》,文艺社,2007年,124、172、209、243、264—265、270、272、277、278页。

⑥ 矢泽新五《生きて帰れまい この命 支那事変の記憶》,172页。从书中的记载来看,作者矢泽应该会中国话,且好像很喜欢学习语言,如书中第207、326页分别记载了他学习新加坡当地人用语和上海话的情形。目前可知,矢泽1916年生,毕业于明治学院大学、中央大学法学系,1938年入伍,1941年退役,1942年再次应征入伍,在中国驻扎的时限不详,但其记录在中国作战的日记持续三年,此后因全是“令人目不忍睹的杀戮”,故搁笔不记(参见该书第344页及后记等)。

⑦ 矢泽新五《生きて帰れまい この命 支那事変の記憶》,159页。

脸盆”,在被队长责问“你究竟说的是什”之后,该翻译很受打击,没敢再用中文说“纪念品”一词,而是直接在纸上写了“金仏像”(即金佛像——笔者注)几个字让那个僧人看。^①另外,日军翻译或懂中国话的日军士兵的中文水平也参差不齐。以上述两份资料的作者为例,比较而言,关屋的中文明显好于矢泽。如,关屋不但听懂且正确地记载了“掌櫃(主人)”这个词,而矢泽则记载为“長貴”。^②显然,这是音同字不同的问题。似此,可以认为,日军(或中国人)说的中国话被对方误听或误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关于“太君”的读法,关屋宏行、矢泽新五两书在第一次出现时皆用日语片假名标注为“タイジュン”^③,罗马字的读音为:Taijun。至于“太君”的意思,关屋宏行在回忆中记述:「老人は私のことを太君と呼んだ。世辞であろうが、自分よりはるかに高位の者に対する敬称であった。」^④其意为:“老人称我为太君。这是在恭维我,是对地位远高于自己的人的敬称。”当时,关屋的军衔为军曹,属下士官之列,在曹长之下、伍长之上。他自学中国话,1942年曾取得中国话翻译三等证书,前后在中国驻留11年。其中,1935—1945年他作为侵华日军士兵驻扎天津、锦州、北京等地;1945年4月退伍后,以“判任文官”^⑤身份留在北京,直至1946年夏回国。^⑥他对中国人所用“太君”一词的意思理解是到位的,但并没有提到为何会有此称呼。巧合的是,上述两份资料中记载出现“太君”的最早年份皆为1939年,地点则同为河北省。

此外,笔者发现,日方资料中所记载的中国人对日军及日本人所使用的称呼,出现较多的是“大人”二字。通过对这个词的使用及读音的解读,从中似乎可看到“太君”的影子。

“大人”一词,在中文与日文中皆有,意思也几乎相同,如都表示成人、值得尊敬的人、身份与地位比较高的人。中文中,“大人”的读音为“Daren”。在旧时官场,“大人”曾是下属对上司的一种习惯称呼,如中堂大人、总兵大人等;及至民国,虽然临时政府曾颁布法令,革除“大人”“老爷”等旧时称谓,倡导以官职、“先生”或者“君”等代替之,但仍有不少人因循守旧,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百姓,依然习惯用“大人”等称呼一些有钱有势者。

日语中,“大人”的音读为“たいじん”(Taijin)或“だいにん”(Dainin),而表示身份、地位比较高的人,或德高望重者时,其发音则为“Taijin”(たいじん)。在日本人所写的有关日军侵华时期的回忆中,就有这样的用例。如「その早朝、太々は夫の店主を連れてきて、私たちに紹介した。紺の大衣装(裾までの長い中国服)を着た背の高い恰幅のいい、いかにも大人らしい人だった」。^⑦翻译成中文就是:“那天一大早,太太就带着她当店主的丈夫来介绍给大家。这位先生穿着藏青色的大衣(长到脚踝的袍子)、个子很高、仪表堂堂,怎么看都像是一位大人。”显然,这里所谈及的“大人”,是纯粹的日语用法。

总体上看,出现在日军“战场记录”及当时在华日本人回忆中的“大人”,其读音共有三种,即“ダーレン”(Daren)、“タイレン”(Tairen)或写作“ターレン”(Taren)和“たいじん”(Taijin)。当然,也有只记为“大人”二字,并无读音的。例如:

① 矢泽新五「生きて帰れまい この命 支那事変の記憶」、172—173頁。
② 参見関屋宏行「死ぬまで青春 決断」、281頁;矢泽新五「生きて帰れまい この命 支那事変の記憶」、173、270頁。
③ 関屋宏行「死ぬまで青春 決断」、271頁;矢泽新五「生きて帰れまい この命 支那事変の記憶」、124頁。
④ 関屋宏行「死ぬまで青春 決断」、282頁。
⑤ 所谓“判任文官”,乃日本旧官吏等级之一,属下级文官,由各政府机关的首长依权限加以任用。
⑥ 参見関屋宏行「死ぬまで青春 決断」182、354—355頁。
⑦ 井筒紀久枝「大陸の花嫁」、岩波書店、2002年、88頁。

1.「大人大人、水、水」。^①

2.「大人、こらえてください」(大人,请高抬贵手)。^②

3.「大人大人、小孩^{シヤオハイ}(子供)、老百姓」(大人大人,小孩,老百姓)。^③

4.「大人、大人」(偉い人のこと)と命乞いするのも構わず銃剣で突き刺し……[叫着“大人、大人”(指大人物)求饶也不管他,用刺刀刺下去……]。^④

5.「古参兵^⑤のいない時によく彼等が、いつ帰して呉れるのかとそっと尋ねることがある」。「俺には分からないから大人に尋ねろ」と言う。「大人不行、不行(偉い兵はだめだめ)」と言う。「余程古参兵が恐ろしいらしい」[老兵不在的时候,他们(此处指被拉夫的苦力——译者注)老是悄悄地问什么时候放他们回去。我一说“我不知道,你们去问大人”,他们就会说:“大人不行,大人不行(当官的会说不行)。”看起来好像挺怕老兵的]。^⑥

上述几种情况,姑且将其理解为中文的“大人”之意,不做他解。下面是日方资料中出现的“大人”一词三种读音的具体用例。

例1—I:「大人^{ダーレン}、大人^{ダーレン}。娘は病気だから、命だけは助けてください」。男は将校鹿田を見なり土下座をし、涙を流して床に頭をこすりつけている(“大人、大人。我女儿有病,请饶她一命。”老人一看见鹿田长官,就跪在地上边流泪边磕头)。^⑦

例1—II:いよいよ斬ろうとすると、男は「大人^{ダーレン}、お願いだから、斬らないで銃で撃ってくれ」と頼んできた(就要砍的当口,男子央求道:“大人,求求你!别用刀砍,用枪打”)。^⑧

例2—I:「謝^{シェ}! 謝^{シェ}! 大人^{タイレン}!」(谢谢,大人)。^⑨

例2—II:「アイや大人^{ダーレン}……危ない!! 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れたちはいったいどうなるんだ!!」農民たちはおさまらなかった。いままで堤防修理に来たとばかり思っていた日本兵が、それとは逆に堤防を切り始めたのだ。「危ない!! 大人^{ダーレン}よせ!! やめてくれ!!」(“哎呀大人……危险!! 你们那么干我们怎么办呢!!”农民们不干了。此前似乎以为是来修理堤防的日本兵,谁知反倒开始挖掘堤防。“危险!! 大人住手!! 停下!!”)。^⑩

例3—I:「大人^{たいじん}、何でもするから、とにかく何でもするから、どうか助けてくれ」と私の足にすがりついてくる(他抱着我的腿说:“大人,干什么都行,反正干什么都行,求你放过我”)。^⑪

① 松岡環編『南京戦——閉ざされた記憶を尋ねて』、社会評論社、2002年、82頁。

② 創価学会青年部反戦出版委員会編『鮮血に染まる中国大陸——加害者体験の記録』、第三文明者、1983年、31頁。

③ 神吉晴夫編『三光——日本人の中国における戦争犯罪の告白』、光文社、1957年、95頁。

④ 藤田尚『大戦末期に中国戦線へ』、(大阪市港区)港新聞社、『平和のため戦争体験語り継ごう』、141号、2011年5月15日。

⑤ 日语中,“古参兵”意为当兵一年以上的老兵,也叫“古年兵”;一年以下的新兵则称作“初年兵”。

⑥ 佐藤貞『軍隊まんだら』、新風舎、2004年、141頁。

⑦ 星徹『私たちが中国でしたこと——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人びと』、緑風出版、2002年、204頁。

⑧ 星徹『私たちが中国でしたこと——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人びと』、224頁。

⑨ 東史郎『わが南京プラトーン:一召集兵の体験した南京大虐殺』、青木書店、1987年、126頁。该书曾多次出现“大人”一词(78、158、168頁),除个别(182頁)外,基本都标注了“タイレン”的读音。东史郎的『東史郎日記』(熊本文化会館、2001年)中出现的“大人”一词,则全都没有标注读音。

⑩ 神吉晴夫編『三光——日本人の中国における戦争犯罪の告白』、61—62頁。

⑪ 創価学会青年部反戦出版委員会編『鮮血に染まる中国大陸——加害者体験の記録』、113頁。

例3—II:「あの^{たいじん}大人が、もと琿春の市長だった人」と隣の中国人が教えてくれた(旁边的中国人告诉我说:“那个大人(或译为‘当官的’),是原来的琿春市市长”)。^①

上述三种读音中,例1和例2中的“ダーレン”(Daren)和“タイレン”(Tairen)显然是对中文读音的模仿,无须多言。值得注意的,是例3中“たいじん”(Taijin)的发音与用法。可以认为,例3中之所以特意将“大人”注以“たいじん”的读音,是为了表示其听到中国人所讲的就是“たいじん”(Taijin)。至于这个“Taijin”是中文还是日语,当时在华的日本人也说法不一。因为在他们所写有关中国人同日本兵讲的日语,以及日本兵所说中国话的例子中,都出现了这个词。认为“Taijin”是中国人所说日语的,将其记述为:「支那人の日本語は……『大人』(たいじん)(主に日本軍の将校)……」^②即,他们认为中国人所说的“Taijin”是日语,主要是用来指代日军军官。

与此相对,认为“Taijin”是中文的则记载:“^{たいじん}大人”(殿よりも上の者に使う敬語),是对地位、身份比大人、先生还要高的人所使用的敬语,这是日本兵一到中国战场就学会的中国话之一。通过文字判断大概就能明白其意思,所以使用起来很方便。^③日本兵说的中国话,即“大兵中国话”,其日语原文为“兵隊支那語”。中日关系史学家安藤彦太郎认为:“战争期间,数百万日本人作为士兵和‘在留邦人’来到中国大陆。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想学中国话。他们,特别是士兵们使用一种自认为是中国话的奇妙的语言,对方中国人却认为是日本话。这种语言通俗地称为‘大兵中国话’。”^④在此背景下,双方很容易出现语言理解与认识上的错位。这种错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,就是对“Taijin”的各自理解和表达。

不可否认,会有中国人用日语说“大人”一词,且说得比较地道,发其音为“たいじん”(Taijin),抑或是借助翻译,将中国人所说的“大人”(Daren)译成日语的“^{たいじん}大人”(Taijin)。但是,即便考虑到中国南北各地的不同方言与发音,也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会将中文的“大人”说成“Taijin”。因此,我们有理由怀疑:例3中所记述的“^{たいじん}大人”一词究竟是日本人对中国人所说中文的理解,还是对其发音的注释?若是对中文的理解,则另当别论;但若是对发音的注释,那么“たいじん”(Taijin)所对应的中文应该是什么呢?

至此,依据“大兵中国话”的解释可以推断,当日本兵认为自己所说的读音为“たいじん”(Taijin)的“大人”是中国话时,中国人却将其当作日语加以接受;在必要的时候,还对其进行模仿、使用。亦即,中国人在与日军及日本人接触的过程中,听他们用“Taijin”来表示尊长,也就依样画葫芦地学着用“Taijin”来称呼对方。问题是,在使用的过程中,难免会有些走样。结果,中国人就取其谐音,将“Taijin”一词以古已有之的“太君”(Taihun)二字读之、用之,并理解为代表“长官”之意。反过来,当他们如此使用时,日军则将其当作自己所熟悉的日语“^{たいじん}大人”或新掌握的“大兵中国话”“^{たいじん}大人”加以接受。

概而言之,由于“大兵中国话”中“^{たいじん}大人”一词的发音是地道的日语,所表达的意思也与日语相近,因而比较容易被日本兵接受并掌握;而日本兵的所谓中国话,却令不谙日语的中国人以为是日

① 文芸春秋編『されど、わが満州』、文芸春秋、1984年、185頁。

② 向山寛夫「粵漢戦地彷徨記」、中央経済研究所、1994年、143頁。

③ 参见曾根一夫「私記南京虐殺——戦史にのらない戦争の話」、彩流社、1984年、161頁。

④ 安藤彦太郎著、卞立强译:《中国语与近代日本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,第88頁。

语。在这样的错位交流中,中国人模仿使用的日语“太君”(Taijun)就应运而生了。所以,从源头上看,“太君”应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所使用的“大兵中国话”中“^{たいじん}大人”一词的音译。

三、“太君”的对应与内涵

如前所述,虽然日语中并无“太君”一词,但由于中文“太君”的发音“Taijun”与日语“大人”的发音“^{たいじん}Taijin”比较接近,所以中国人所说的“太君”被日军或日本人理解为“大人”的情况应该是存在的。在此基础上,对上述史料予以倒推,可以发现,例3中的“^{たいじん}大人”或许就来自中国人所说的“太君”。若果真如此,则例3—I也可译为:他抱着我的腿说:“太君,干什么都行,反正干什么都行,求你放过我”。例3—II可以译为:旁边的中国人告诉我说:“那个太君,是原来的珲春市市长。”这两例的发生地分属中国不同的省份,例3—I出现在1942年的江苏常熟,例3—II则见于1946年的吉林珲春。可见,该词在当时中国的使用相当广泛。

由此类推,中方资料所记载的日本人也说“太君”,应是对其所说“大兵中国话”“大人”(Taijin)一词的误听。如《北京青年报》曾报道:1947年晋中战役期间,徐向前把阎锡山的精锐野战兵团大部歼灭,其中包括阎锡山在抗战胜利后收编的不少日本军人。这些日本军人一听到徐向前的名字就胆战心惊。当时,解放军战士冲进一间日本兵的屋子,为首的日本军官拦上来问:“你的太君的徐向前?”战士大声说:“是的。”日本军官转头一声呼叫,满屋的敌人立刻缴械投降。^①此处,如果用“大兵中国话”来加以对应,那么这名日军军官所说的原话可能就是:“你的^{たいじん}大人的徐向前?”当然,有可能如前述资料所言,日军中也有人会说中国话并能正确地使用“太君”一词。

所谓的“大兵中国话”并不仅为日军所用,普通的日本人也会用,而且其使用地亦不仅限于中国,在日本国内也会听到。因为从更大的范围来看,“大兵中国话”是从当时日本人所说的、作为“战争外语”的中国话演变而来^②,所以中国人在日本本土所听到的、日本人说的“太君”,同样也应是对其所谓“中国话”“大人”(Taijin)一词的误读。例如,曾被强掳至日本秋田县花冈镇做劳工的刘开彦回忆:1945年,日本国内工矿企业的工头,多半是战场上受伤的军人退伍后充任,守卫人员大半也是女人……几个(日本)女人用竹尖子武器从后面对准我的脖子,问:“口头猫(小孩),你的太君死了死了的,你的明白?”我说:“不明白!”实际上她们说的是太君死了,我还真不知是咋回事。^③这里,日本女人学说中国话,使用了“太君”“死了死了”“你的明白”几个词。其中的“太君”,指的是日本工头,将其还原为“大人”一词的发音“Taijin”,从意思上也是说得通的。况且,“你^{ニイ}明白”“死了”“^{ミンバイ}大人”等话语,是典型的常用“大兵中国话”。^④

那么,为何原本是称呼长官的“太君”,后来却成了对日军的一种指代了呢?这一点,与新中国成立前普通百姓将国民党兵统称为“老总”的做法有相似之处。“老总”原本仅是指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总司令,但后来却演变成无论对国民党当官的还是当兵的,一律以“老总”称之,以示尊敬、客气和讨好。同样,中国的普通百姓最初称呼日军军官为“太君”,后来却蔓延开来,不管“鬼子”的

① 王志军:《徐向前 越是硬仗越向前》,《北京青年报》,2001年5月14日,第4版。

② 参见安藤彦太郎《中国語と近代日本》,100—106页。

③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:《劳工血泪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,第246—247页。

④ 参见曾根一夫《私記南京虐殺——戦史にのらない戦争の話》,160—161页。

级别大小,统称其为“太君”。因此才会出现:中国人所使用的“太君”,有时被用于指代日军军官,有时被用来称呼日本士兵。这种称呼既不见于当时官方的报章文件中,又非社会上层的用语,仅在普通百姓中口耳相传,故而难以确定其最早的使用年份。不过,从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来看,该词首先出现在日俄战争之后的中国东北地区,然后才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。另外,在一些译著中,将明显是中文“大人”发音的“^{ダーレン}大人、^{ダーレン}大人”^①,以及源自上海话“先生”一词发音的“シーサン、シーサン(兵隊さん、兵隊さん)”^②,统统都译成了“太君、太君”。^③此种译法,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“太君”一词的流传与影响。

需要指出的是,选择“太君”二字作为“^{たいじん}大人”一词的音译,发音近似固然是主要原因,同时,也不可忽视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。中文“太”字有高一辈、极大、至高之意,而“君”字不仅有主宰者之意,且是古时的一种尊号,同时还是一种对人的敬称。前已述及,“太君”一词在古代本身就表示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身份。此外,在道教中,简称为“太君”的“太上老君”为“三清”尊神之一。在人们的意识里,“太”和“君”都表示尊重、尊敬之意,听起来仿佛高高在上。当然,对于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,中国人痛恨尚来不及,何谈敬重。然而,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,中国的普通百姓出于恐惧与无奈,当面只有对日军谦卑以示讨好,于是管他职务大小、级别高低,都客气地称其为长官;听他们称尊长为“Taijin”,也就学着喊“Taijin”。在用汉字的近似音为其找对应词时^④,就将高高在上、为所欲为、如太上皇般的侵略者与“太君”二字联系了起来,称呼“鬼子”为“太君”。可以说,抗战时期中国人所使用的“太君”一词,因是对侵华日军使用的“大兵中国话”“大人”的音译,所以乃殖民文化的产物;而选择“太君”二字作为音译的对应词,则体现了殖民统治下侵略者与被奴役者之间地位的尊卑。

[作者孙雪梅,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]

(责任编辑:徐志民)

① 参见星徽『私たちが中国でしたこと——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人びと』、204頁。

② 参见河村美太雄『ふるさとへの道——皇軍兵士の歴史認識』、静岡教育出版社、2000年、247頁。

③ 河村美太雄著,屈连璧、丁大等译:《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》,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,第174页。星彻著,叶世纯、张应祥、刘雨珍译:《日本老兵忏悔录》,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,第182—183页。

④ 仅就“Taijin”中的“Tai”来看,中日文不仅发音相近,汉字书写也相同。因为日语“Tai”本身就可写作“大、太、台、隊”等汉字,日军中就曾有人借此恶搞,将“中隊長”写作“中太”(意为“中粗”)。参见星徽『私たちが中国でしたこと——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人びと』、134頁。